

一篇論文有機會看到如此深情豐富的回應是幸福的，而對於這些回應還有機會回應是更大的幸福。當然，在被回應之後的回應，不免會有答辨的意味。因此，我一方面謝謝王老師的深情回應；二方面我想要藉一點有限的文字，針對王老師的回應文，以下做五方面的釐清。

壹、關於王老師的個人立場

我非常同意王老師的基本立場，我們的對話不是冰冷的理性交鋒，而是有溫度的相互理解。我也同意王老師的對於同性戀者改變的論述，甚至認為這些改變歷程也應當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我更同意王老師的屬靈觀點「神是愛任何一個人的，人的信德與尊重任何人的選擇自由下，應該同時並進。」

但是，對於王老師從一個同志與學術工作者的立場，我看不到王老師所說的多元觀點。當然，王老師也承認所有的知識都是有政治立場的。因此，我們其實不必用多元觀點的帽子，來試圖安頓個人學術性格的基本焦慮。

貳、關於本篇論文的重點與意涵的再澄清

在王老師的回應中，我看到王老師想讓「我的改變」成為焦點，因此，用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來論述占全篇論文不到十分之一的「我的研究反思」註腳內容。但我的研究反思並不是我這篇論文的重點，我論文的重點是要讓前同性戀者的變化歷程被看見。王老師放大「我的研究反思」的比重，目的或許是想讓閱讀此篇論文的人也都帶著更多的情感理解同性戀者。

此外，王老師在回應本文說

「同性戀者之中，想要尋求改變者又是少數」、「前同性戀者是同性戀者當中的少數中的少數」不是事實，又說「目前在檯面上已經接受自己是同性戀（或是已經出櫃）的同志大多數不認為自己的同性戀傾向是可以改變的。而王老師認為同性戀是不可改變的論述根本還不是主流論述，更達不到霸權的

地位」，

或許是我文字不夠周延，使王老師在解讀上產生誤解。我也覺得需要做一些澄清：

首先，在本論文中，完全沒有用「主流論述」與「霸權」等字眼，而是王老師對我的觀點的詮釋。但是，在我的觀念當中多數與霸權是不能劃上等號的，就如我是體重過重的，但是我不能因為周圍有多數的纖細美女，就認為她們對我施予霸權，除非她們群起指責我太胖。

再者，前同性戀者「認為自己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是指「同性戀是天生的，是不能改變」這樣的論述在同性戀族群圈內已成為主流的論述。因此，他們在同性戀圈族群內幾乎聽不到「同性戀也可以改變」或「可以尋求改變」的聲音。因此，若說有主流論述與霸權地位的情形，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意指在同性戀族群圈內的生態。

其三，王老師期許我「要站在嚴謹的邏輯推論發展自身詮釋的辨證立場」，而後將本文中提到的童年成長不愉快經驗替我化約成是問題家庭造成同性戀者的結論。這種化約是危險的離間，因為我認為「家庭問題 ≠ 問題家庭」，本論文的六位受訪者也不都是來自問題家庭，這幾位受訪者只是願意細緻的去檢視自己成長經驗對自身造成何種影響的人，而這樣細緻的檢視的過程，使他們獲得了洞見，並且經由信仰而產生轉化的力量。

參、關於我的個人立場

在王老師的回應文中，認為在我反思中說：

但我不覺得「任何人」有權利「要求」同性戀者一定要改變，同性戀者改變的起點只有一個，那就是「自己的意願」